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三

序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三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訂

湯祭酒五十序

宛陵有湯嘉賓先生者，乙未魁南宮，賜進士及第，爲故新建張相國所取士。相國子稱原以文交于予，請予作湯先生五十敘。其言曰：湯先生意度高廣人也，其肝腸栩栩然見於鬚眉鼻吻之間，與先師雷何思太史善。其人亦相似，皆憐才而喜談天下事，於士有

擾能[illegible]先使
各[illegible][illegible]欲而
從我[illegible]宰相

一之不知嘗引爲耻事有一之不可爲不嘗身憂之
循資旅進異日皆可爲救時宰相先師往矣無足言
者使湯先生異時得爲宰相其於今世之爲所欲爲
者皆可以坦然交不相妨非惟不相妨而皆可引以
共濟使國家交收其用奚以明之今之爲所欲爲者
何事也其途徑雖多作用雖殊不過欲致高官大位
而止不則欲其擁藏而爲所欲爲者各致高官大位
而止彼僞且險者欲盡擠一世之人塗其耳目而束
縛其手足以自致高官大位即微湯先生世固不能

人可以無忌

亦太苛矣

聽之矣其才而稍貫且恕掩閩人人而可高官也人人而可大位也湯先生又烏能禁之故今之爲所欲爲者不係于湯先生之去不去也庚戌辛亥之際諸公躁而失圖私計湯先生一日不去則吾不能一日爲所欲爲諸凡摧抑人才破壞元氣滋議論而傷國體之事卽不以先生一人終實以一人始至今年丁巳先生才五十耳使國家無故失一救時宰相有識者爲先生惜先生曰何至以吾一人而籍籍若是吾去且有餘罪今先生去矣爲所欲爲者宜可以得志

點醒[illegible]妙

可痛可惜險人空千古之恨

矣彼僞且險者空爲禍始且與先生同廢所謂微湯先生世固不能聽其所爲者之放也乃至才者亦甘爲僞且險者用而以其人與官徇之使國家於湯先生與去湯先生者俱不得其用嘻其甚也此可爲去一人而爲所欲爲者之戒也不然先生今年才五十耳於以爲救時宰相行且見之矣

于祭酒未五十而見廢者纔兩拈之中直抒其憤抑之衷足令僞險而尋聲者悔其爲國家助畏大

衡者所難

抗靜字作主

○○○鄒彥吉先生七十序

歲辛卯惺年十八出就郡國童子試吾師無錫鄒彥吉先生督學楚中時年四十三玉貌鐵骨淵鏡濇然其于士之文之人當於意與不當於意者一裁於胸中眼中手中臨期使士自得之無從言而已初無幾微見於詞色之間威儀齊整囂雜無聲惺何知敢定先生之人然私計古之所謂靜者意即其人也明年先生遂中忌者歸歸而楚士之先後起家中外爲名碩者十九出先生之門惺亦以庚戌舉進士通籍戊

午請假寓南都則先生七十矣計先生家食凡二十有八年倦默觀此二十八年中世變人情動定倚伏先生所以處之之道非古之所謂靜者眞不能與於此也何者靜之爲言在庸人易在賢者難在市朝易在山澤難名爲小人者招之不來易名爲君子者引之不入難也年來起廢之典格不行士大夫一經家食便同永錮望賜環束帛如日却河淸其人無慮皆世所號爲賢者其勢決不能蔬食沒齒無故而老山澤之下明矣打手拖膝思一有所通之而無其術相

難易一義甚確

途有兩指

深之心與道

出神之原

日時中之處

與別創一標目開一途徑以爲從吾說者既得高官大位之實而又不失端人修士之名使天下羣失職之人若狂若沸驅而納諸其中先生居是邦也有高才重名引而入之可以爲重先生以爲苟非吾心之所安與道之所可久雖加我以高官大位題我以端人修士而吾有所不敢受二十八年中安身立命於山水賓客詩文書畫園池歌舞間者如一日向所云標目途徑思以易天下者其效何如哉論定事明技窮與盡名與實兩無所歸而先生獨自如無寧使人

靜根菴生來

謂山澤中作用無一可信而猶有眞文雅眞風韻固先生以靜晒之也惺乃謂先生所以壽者其道不出於此今夫山至壽也於人事則有館宇之成毀於物態則有草樹之榮落於天時則有風日之陰霽而卒無改于山故山者閱人事物態天時者也不爲人事物態天時閱者也靜故也惺年十八而見先生四十有三今先生且見惺四十有五數十年中其爲成毀榮落陰霽也多矣閱世而不爲世所閱是謂至靜靜則壽山之象也

以靜原壽。以山喻壽。誰不曰常解。然却能翻陳出新。從常得異。手眼固非他人易及也。

合上篇讀之。時局任止之工巧。恐盡爲掀出矣。然都歸之工巧而無益。其醒世者深。乃其觸世怒者亦深矣。

陳翁九十序

夫造化渟固麗灝之氣雖其散焉無復有幾必將獨有所存而時見於一家之內一人之身以不至於盡夫其散而獨有存存而見於一家一人者則此一家之內一人之身其所取於造化者必專其厚而予之者必久而博金陵古麗侈地靡靡至於今日所謂澆而將盡盡而幾無餘焉者也陳翁生於閩二十而家金陵今年九十矣古心質行居金陵七十年七十年中未嘗纖介有違言忤色於其里之三尺童子耻款

下句形容飲人以和太甚

販夫者如一日不言而飲人以和熏其德而善良舉
歷代五都六逃囂靡之場化而爲畏壘尸鄕不幾乎
道而能之乎過其門寂如煦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
之廬也行其庭雍如穆如肅如者不問而知其爲翁
之堂也接其人恬如温如怡如春風醇醪者不問而
知其爲翁之子若孫也非所謂淳固麗灝之氣散焉
無復有幾而獨存於一人一家者乎造化於翁恭有
與數加禮焉霽開陸大宗伯年九十五六矣嘗語陵
仲蘇曰天地如逆旅人生其間如傲屋而居期滿年

至主人見索亦須歸之仲醇曰然若儌屋者不得罪主人謹身治降主人愛之多住幾年亦未可知此住世長生至言夫以造化儌然有此巨室廣厦萬間抑豈不欲使人長處廡下屢遷數易良非其願如翁者所謂儌屋百年未嘗一日得罪主人主人方將用厦屋貯翁長留為廡下居人得榜樣久而安息而忘鵲巢魚笱有而不歸誰其索之欲勿九十得乎鍾子曰若是則九十又烏足為翁壽焉

淳謹朴茂可挹于言表

書著商宗以敬以仁以和而獲壽此亦以和而徵其壽也舌以柔存驟雨不終日亦可悟壽之旨

報遐之厚哉亦其宜

極其周復然而不支

○○○○魏母樂太君八十序

夫人之所受於天雖其取之有道致之有本要以遐者必可久而太速則易盡而天之予是人也有期有數先期者約其數及期則如其數其過期者未有不溢於數外者也幸而及期予之或先期焉而又溢於數外自非天之所私將必忌之而過期者如償責然時日已過厚其息以酧之雖予與受者亦以爲常而不之怪故可久也人之欲爲可久喜於爲造物之所酧而重犯其忌也必矣然而不欲過其期者何也蓋

亦曰人壽幾何所不可知者年也令人人知有大年
上壽亦何所不可待而必爲此易盡之道哉予同年
魏士爲母樂太君者古賢母也太君少而攻苦佐士
爲先子爲名儒爲廉平吏其從士爲先子令於粵也
脫重因法不蔽情者於死不難違直指意以信其所
是撫猶子如子及其孤蓋有隱德特操高識焉其受
於天也不可謂取之無其道而致之無其本天之所
以酧之者是宜其將必早而數必溢乃太君前有子
七人皆夭年且踰四十婦人喪子至七人年且踰四

十巳自謂不必有子有子矣不必其如士爲有士爲
爲之子不必其遽有孫孫不必復有子而太君皆身
有而目見之又若或使其大年上壽皆足以待所謂
過期而予數外酧之者也卽以士爲之才情精出風
骨邁往法當早達士爲年三十六成進士在他人不
可謂遲而士爲已不爲速今年太君年八十士爲與
予同官使職同考績士爲愀然曰吾母劬勞聖善年
踰四十而始有子予年三十六而始通籍官三年而
又格於例不得移恩於母吾於吾母也何日之有此

自士爲宜爲此言而非太君志也太君非凡母也古賢母之戒其子也曰吾聞以善養不以祿養推斯志也卽過期而無所予已自安之況以時之久近數之盈歉動其中乎予與士爲居官立身志業相成過失相規誓以榮衰早暮置之度外而未免各爲其親屈然而士爲之母非猶夫人之母也必不以欲速爲士爲累語曰枉尺直尋羸糧躍馬惟恐後時趨時若鷙鳥猛獸之發願與士爲交指此意世以滑吾以鈍世以競吾以恬世以奇吾以平世以刻吾以恕世以比

吾以孤世以濃吾以淡世以捷吾以需世以汰吾以嗇遲至寡取太君志必安之親太君事事皆得於遲卒亦無不得而天若特予以大年難老使其時足以待是其意似皆出於溢其數以酧其過期之予者無論士爲恥不肯速亦不必速夫養親志而上承天意以事其親者是士爲之守身以爲孝者也惟壽士爲毋爲士爲壽其毋與予爲士爲壽其毋者可以此言進也

其氣蒼莽其致曲折眉山有其才情未必得其沉

容也。

緊處能宕。緩處能急。

吳太母壽序

明年吳明仲給諫有母某太君壽七十於是楚之宦於京者謀徵言而觴之明仲拜焉欲徵其母辭以介言明仲蹙然而辭是非明仲之意而太君意也蓋明仲致太君之意以爲明仲先子負獨行隱君子之德生不及受載筆者一字之褒使其閟於世婦人何德使諸大夫國人知而言之若猶是不知而言也是言其胸中所無也子爲言官不能言其胸中所無者以入告於君聞於友而欲使人言其胸中所無者以壽

其母乎諸大夫國人以斯言也告不佞不佞曰卓哉其斯爲明仲母其斯爲明仲所以壽其母與人所以壽明仲母者也且諸大夫國人今日欲有言者凡以壽太君耳請即言太君壽可乎使明仲得至此者實太君之壽爲之夫人臣畢意事主處不諱之朝而欲竭其欵欵之念無以有己無以有家而不能不喜懼於父母之年有年矣而或抱踽踽夏夏之嘆則亦不能不低回於進退之際而婉戀於君親之間太君年七十保艾爾後有子七人子復有孫粲粲然夕膳晨

七都[illegible]不負
爲言[illegible]者矣

盖不尚有人自明仲之爲給練也天下以爲眞諫官明仲方欣然不足也語人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夫明仲之言其行者業已爲功其不盡行者足以爲案明仲不可謂不得其言者矣然使太君之偃仰於家也猶其就養於官也使明仲之拮据於官也猶其左右於家也如是而後明仲可以有言可以無不言使明仲至此者不可謂非太君之壽及子孫振振之所謂也亦知其母視其子不知其所修視其所卒太君雖欲不爲古聖善之母而不可得然則明仲雖上承

太君之意不敢以太君之德聞於人人之為明仲壽
其母也不忍違明仲之意復言太君之德然為人子
之善揚母德者未有如明仲者也

海中蜃氣偏能構結從空使不落謏人窠臼文中
飛仙何可方物

袁太母八十序

國家常賦在太倉者不知何故缺額遂至四百餘萬南都亦不下百餘萬今邊腹多事言之可爲寒心而無處措手則仰給兩淮鹽課者勢也乃套搭之害中於兩淮者十餘年矣引月沉壓如金珠之墜沒於淵谷雖明知其不能脫於淵谷之中而亦無從出之使必爲世用舉縣官定制反以爲意外理外不可行之事必不得之數竟付之無可奈何甚可痛也戶曹郎楚滄孺袁公條爲疏理之議部覆報可要以見引開

行積引期十年而套搭盡乃復鹽法之故而更端焉其言甚快而各聚而怨常事者用首議之人往視厥事遂晉公憲司疏理鹽法法有廖矣乃私憂者猶慮紘轍已熟窟塹已深奸商宿吏懼於一切撓剔且力能中格之而予獨料公之必能辦此也何以言之凡見以爲言美名美而行之或中格者必其有不合於人情者也公之妙心妙手皆從静慧乎遠中出無一毫紛更喜事之氣見於意色之間而又皆依人情爲之是其所行者必有妙於所言者而後爲言臨事之

所弛張必有妙於先事之所區畫者而後區畫於先事也予誠與公早至一日使予言早雪一日公獨以母太君篤老依違膝下不能去兩淮人計無所出庶幾用國家運數與商民願力保茲太君使公無内顧而太君亦趣令之任曰勿以我故之王事老婦自能恃粥待兒之得當以報也公至定爲綱冊輔部議而行之其旨在顯然示之以利而不遽開其害使國與商先嘗吾法之利而蠹國與商者欲害吾法而無所用且各擇其所爲利者而往焉蓋受事四日輸者十

直使商無所售自然不必嚴禁也

四萬今未及朞月輸至百四十萬還套搭二十萬補司庫所借六萬邊商得新價四十萬歸實塞下而不受命於奸回者語曰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爲有德商何以昔逋而今輸也情也情者何也利也係人情而爲之者依乎此也輸之利甚於逋雖禁之勿輸賞之使逋固不可得禁之勿輸賞之使逋而不可得鹽法無餘事矣無售吾法者可鬬矣向之懼其撈剔而匿身無地者不慮其寬之至此也公疏理之效如是太君亦復從容歲月以至八十視息愈善此因太君

應國家氣運
商民所力

之予用國家豐亨商民樂利之氣導迎家慶而又於
裕國通商之外留一往和平寬大之義於以養其志
而資其福八十又何足為太君壽焉愚獨謂天畀壽
毋以寬勢臣則太君一身又國脈商命所係所賴保
艾爾後者又不獨慶吾私雲吾言而已

凡壽人序厥其誤厥其泛厥其常似此著論似乎
寬大然至歸結處甚為切至何得厥之

大議論

眞實語

○○○譚母魏孺人五十文

惺讀陶士行母截髮事悲其志謂母之勵其子以結友篤一至此惜其意但以其子之仕進爲結納而已吁婦人變其子能勵之結友矣又欲其所以結友之故必出於功名進取之外談何容易哉何者功名之際人決不能無故而輕之然不可以是而量天下之爲賢母者也世固有一往奇情母與子適相値而相成者雖不必有其事而識者已諒其志矣吾友譚子元春孝友至性而負天下之奇情者也自其尊公豪

朗多遺業聽之友天下士而寄其所之於山水詩文賓客之間尊公沒而有母魏孺人者賢凡其子之所欲所爲無不成之譚子於天下士獨友惺若閩蔡敬夫蜀朱無易則友譚子者也惺與兩公者明爲仕宦有官職人其於以相引爲進取情理皆合乃譚子非惟耻以此友吾三人而三人者之友譚子也忍若越此而騁以山水詩文賓客之趣廣之夫數者去進取甚遠然譚子爲諸生不敢有輕其諸生之心何以知之於其精諸生業知之世見譚子三十餘尚爲諸生

今其母五十而猶與諸弟以逢掖撰酒堂下憐譚子與疑譚子者無所歸過茫然謂譚子進取之道以山水詩文賓客奪之爲其友者不能無罪焉即譚子不能爲其友解此於世而母獨信之曰此眞吾子友也夫有信於友以順其親者譚子是也有信其子之友以成其子者其母是也今譚子方以諸生首見知於督學葛公揆之世法是其爲諸生方亨宜可以是壽其母譚子意忽忽欲棄去之夫譚子不敢輕其諸生其爲諸生又方亨而忽欲棄之此其故必不出於債

[illegible]出實証

家庭眞樂[illegible]

[illegible]月遺

且証可知必有以足乎中而超乎外者譚子曰非上有賢母春也何敢動此奇情觀母之立意持論卓然皆有以其命諸子拆箸也曰勿學吾魏氏數世同居子孫不習世務潰其家聲徒博義名見諸子賞文拆義攫食爲歡喜曰吾乃見汝曹爭郎長如此可不富實是其特達眞實不牽於一切虛名文具有此識力其於子之至性奇情何患不能信何患不信其子之友夫有所自足於倫理之中而後能超乎世情榮衰之外非苟而已也假使譚子爲諸生方亨而與棄去

此段補到亦不可少

翻過而出

焉譚子優為之聽譚子為之者其母優為之然安有天人理數俱聽其如此而不之止者然則譚子與其諸弟策名清府了經世事而後行其意即不必以此壽其母然為譚子友者固願譚子之出於此以解夫世之罪其友者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志者不必有其事也夫若是則所謂出於功名進取之外者為譚子與其母者有其志而可矣

說來實勝陶母若有以異乎人情矣然實亦人賢母真愛之至情不可謂之虛飾也天倫之樂何減

簪纓。識超者固應爾爾。
以功名相期。抑己所以尊母。其實了經世事而後
行意。正丈夫宜然。

固是常情

固有同林不同調者

壽唐母陳孺人六十序

士固有落落然多奇爲世所必不可無者此特士之所以自見於世而其妻子不樂乎其如此也凡妻子以榮枯寄人者也家溫身寵撥汁割樊所以事人之意如是而已矣世之爲奇士者必且立聲譽矜氣節喜交游好文章樂山水之數者不與身家爲仇而去身家之計甚遠故奇士之安於其妻子者甚難然世故有婦人而別具志節不可以此而相量者如吾友宛陵唐君平之配陳孺人是也君平者世所謂落落

然奇士也生有絕才高志又負異表委須過膝一稱
曰唐髯云自其爲諸生時以儒俠著不以貧賤爲解
孺人以攻苦食淡佐之雖椎布操作不敢以貧賤之
色見惡傷君平之意乙酉君平舉於鄉其自喜爲前
日益甚間關二十六年至庚戌始成進士與予同舉
又同謁選授太原府司李是時始通籍途徑出而議
論與欲有所中其與已者辭連及君平坐以秩宗法
同舉者凡若而人時吾友董崇相爲考功郎素知君
平曰吾未讀君平闈中文然豈有髯如乃公不作進

士者蒞深悼公道之不足恃不敢言及於文無可奈何而厤幾於君之相此歎世之辭也無何欲釋憾於訐事又以考功法中之得議調公論屈之予則謂學公必通於官蓋不敢恃君之作人與作官而又厤幾於相蓋亦祟相之意也云爾君平解其太原司李歸而貧過於諸生婦人於其君子能忘其貧於諸生而不能忘其貧於官也何者攻苦食淡佐之於諸生者望其爲官官而貧復何望哉吁難言矣吁難言矣孺人勞苦於生平而君平始能不以其貧故減其聲譽

涸然

氣節交游文章山水之好君平初艱於嗣恣所置媵而孺人竟以四十餘先諸媵有子諸媵又各有子環堵之內意豁如也久之君平卒豈惟文與官不足恃哉相亦不可問矣君平卒後事益明論益定使君平在何憂於官雖然予以為天生奇士不有奇福必有奇窮士之窮通自有出於途徑清濁議論顯晦之外者要當論其人而已孺人所以事君平者意原不在掇汁割禁即君平今日在孺人今六十相對老矣其子又能繼君平之志為奇士婦又為奇士母即不通

於官。若將終身焉。惜乎君平之不及見。故予於孺人之六十。旣爲說以觴。又重有感也。

其爲序。每借題行意。其人之品畧一見之。此文亦然。

凡文題外生情。懼其脫題中着意。厭其膠。不離不即。那得不欽先生。

壽馬太公序

昔蘇明允從其二子軾轍遊京師翰林學士歐陽永叔得其書二十二篇上之朝廷明允得以布衣召試官文安簿不之官食其俸命纂修禮書明允文章遂有名于世其後軾成進士出永叔之門天下知永叔之能識子瞻而不知其識明允乃在子瞻之先不知其父覘其子此世俗之言非曠心具眼者之言也予乙卯以使職承乏出典黔試中式者今南民部馬沖然最少甫弱冠耳撤闈之後沖然尊公刺史玉臺先

生投刺入見其人惇斂長者厚德人也尋身送沖然計偕又與予見於京師是歲魁南宮恐其少不任吏與俱歸讀書講求身世之事以老其才乃沖然實任吏也巳未入對成進士授令官而予亦以畸嶇暮途遲回後旅浮沈南祠郎與沖然鴈行曹署沖然之爲民部而司儲也精警與吾友董崇相稱爲雙絕而欣適過之人以爲有家譜云持籌會計之假日從予論文予文之比於沖然也所謂生天在前成佛在後者然今世或知有予文而鮮知沖然者雖其沈晦靜篤

恥以文名於世。亦予言輕望薄之所致也。夫以沖然之於予如此。予猶不能使其遽有名于世。況其父乎。沖然每爲予言。公作吏持身居鄉之實。如史所傳循吏。獨行。何以過焉。雖沖然不出予門。予猶當知海內有焉。先生其人者。豈必因沖然而後識其父哉。公之從其子於京師也。公已宦成。而予方爲散吏。非惟予不能重公。公亦何取重於予。禾叔能名人之父於未識其子之先。而予不能名人之父於既識其子之後。雖公父子。沈晦靜篤。不欲遽有名於世。然言有輕重。

望有厚海度量相越遠矣何足怪焉今年沖然以覃恩晉公秩公以時方多事陪都根本儲胥爲軍國司命止沖然勿休沐歸省沖然乞予詩侑觴予遂應之以文予力不能名公庶藉公以名吾文而已

立議自能脫于尋常不入祝文蹊徑

自守其貞初
何青報

尹母曾太君序

尹母曾太君者。尹子長母也。子長孝廉。而太君爲之母。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其爲子長母。而余謂能重太君。使其名益立者。子長也。太母實無以爲也。子長之爲孝廉。而太君之爲子長母。天也。太君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子長先子。翹然丈夫。甫弱冠而齎志長畢。髧彼兩髦。實寘此兩老人及三尺孤以畀一日未亡人。太君於其時年二十有一耳。以一日未亡人提三尺孤以

卒事兩老人閭左族右刀俎魚肉匪他之志至不諒於天只蓋至今日垂四十年子長以文章起家稱孝廉而太君稍得爲太君矣然余以爲能重太君者子長也而太君實無以爲也以子長先子齋志長畢不於其身於其子也則欲子長有今日以閭左族右之刀俎魚肉也則欲子長有今日私願太君有之然卒有今日如太君願者天也太君自爲計豈自知必爲今日子長母而後爲太君今日者哉古之忠臣孝子烈士貞婦志誠不在報萬分之一或不能忘情於名

太君爲今日子長母㢑幾得報以名然更四十年而後得爲今日四十年中有一日不迴旋於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者乎一日猶難況四十年更四十年井上之石巢下之卵蓼中之蟲而以爲名吾有以知太君有不爲也子長雅不欲以名事其母雲杜太史許爲太君立傳子長姑爲巽謝曰以不肖孤幸淚一第願以巽日夫子長豈以一第爲子長而太君豈以子長一第爲子長母者抑聞之苦心孤志不求聞於世者不聯之心也闡微抉幽予人以名者不朽

之言也令太君不爲子長母余輩能墨不成一言使後世知有太君乎然世之能爲太君者時有一二以無子長爲之子而世不必知知之不必爲言儻余所謂爲子長之母壽贈以言者勢不能不以爲子長母者乎此自子長能重太君而太君不必子長母也

茹荼飲蘖四十年豈必以孝廉子顯哉能必以孝廉子酹哉能出共潔心貞志矣

鴻鶩龍蟠水繞山廻

方母八十序

吾友方孟旋古闇然君子也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最晚而其母太君健在今年八十矣無所取於當世之立言者而惟惺言之務求得夫惺之爲孟旋母有言者固不敢言其所不知者也闇然君子之母不易知也久矣孟旋之言曰吾母無懷葛天氏之民也欲一言以名吾母之德若醉玄醴而飫太羹一名言之而莫克舉也由此觀之豈惟惺不知雖孟旋亦不得而知之矣吁此孟旋之深知其母者也至情莫若

奇喻

親之於予古稱知我者不在焉親固有之予亦宜然百卉之生於山也豈可謂山非母而百卉之非予哉山之德百卉不必知者所託於山者暫而所以自畢其生者速生於山而不知夫山者未嘗有求知夫山之道也以時計者朝不及夕以日計者昨不及今以月計者朔不及晦以季計者寒不及暑雖欲知之烏得而知之而獨不覩之松栢乎松栢生於山與百卉同松栢不敢自謂知夫山而精神務與山終始寧質無榮寧苦勿甘寧拙勿巧寧遲勿速不屑屑然以時

目歲月計則世所以求知夫山之道與百卉異也然
山之於松栢也不以百卉之榮責其質不以百卉之
甘責其苦不以百卉之巧之速責其拙且遲故松栢
得全其精神以與山終始是松栢所以能盡其求知
之道於山者山實爲之也以孟旋之才與太君有孟
旋之才爲之子其理數宜可以早達以應乎世之尊
顯其親者孟旋之成進士爲職方也獨晚若不肯聽
乎理數之常以自信其志者其所謂志者何也孟旋
嘗與人書曰使應祥非老而坎坷歷天下境變以汰

練其心。以反求於家庭無形聲之視聽。無以得吾母之神。而負吾母。惺誦其言而哀之敬之。乃悟孟旋若有所不急急於尊顯其母。其母若有所不急急於子之尊顯。而皆庶幾乎一知。微乎微乎。此則孟旋之志而實太君之志也。闇然君子不易知。闇然君子之母尤不易知。而惺似能知之者。蓋由孟旋能自知其母也。孟旋不敢自以爲知其母。而所以求知之道不可謂不盡矣。太君能八十以待孟旋之晚成者。若欲使其子得盡其所以求知之道者。孟旋旣得盡其所以

求知夫毋之道矣。而終不敢自以爲知。爲孟旋毋者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道又若之何惺固知今之八十不足爲太君壽也。

闇然二字領起中能曲寫之。

悲慨中有毅
短挺

若逸

○○○仲弟婦王氏五十序

夫國威損而貞臣著國之恤也哲夫殀而貞婦顯家之替也凡爲人臣爲人婦者不得已而後以貞名者也豈忍以國恤家替自成其一身之貞哉雖然必有所不得已而事有所必不可無何以明之威已損矣夫已殞矣無可奈何矣而托於貞臣貞婦以留兩間之元氣而撐千古之大常是亦最後所攸賴之着然而不可必得也處無可奈何之時而冀望於不可必得之數幸而得之是其輕重又豈止關於一身而已

哉予家世地寒獨讀書樂善不倦祖父兄弟事在家傳中予兄弟五人長卽惺次慷次恮次悌次快中間三人皆早夭慷尤甚年僅二十歲婦卽王氏孀居二十八年矣悌二十八歲婦歐陽氏孀居亦十六年恮三十九歲婦王氏妾董氏相繼沒仲弟婦王今年五十矣婦京山名族爲予姑夫王中丞姪中丞愛弟慧以其兄之子妻之早譽顯貴猶掇之耳卽不然而椎布白首舉案相莊作詩常百姓夫婦婦豈獨遠於人情而恐有今日以貞婦之名顯哉然可論於弟在之

照應生情

時也弟負剛腸奇骨卓然爲世男子齎志以沒爲弟之親者曰兒已矣有婦在奈何爲兄若弟者曰弟已矣有婦在奈何爲親若友者曰吾友已矣有婦在奈何是繼承發諸口而言外意中深念隱痛汨汨然有不可言者矣婦時年二十三歲擁四月孤即擬散髮至老形影相弔食貧茹慼二十八年如一月而又不恐爲奇哀續痛使有聞於親友以傷父母兄弟之心然爲親者乃曰兒有婦矣兄弟曰弟有婦矣親與友曰吾友有婦矣夫女衆善皆自從夫一端而生貞名

不輕許旌正著節之難

一立而解親之憂釋兄弟之念務親友之惋惜於是乎在孝友姻睦一行而衆善備焉此之謂也婦雖不願有今日其在於今此一事亦何可少哉今年天啓甲子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歲昔舜年百歲終身慕父母然大孝之論至五十巳定懼雖不忍沒婦之貞然至今日而始有言者蓋其愼也今四月孫照夏巳二十八歲能養其母娶婦有孫皃亦六歲鼓篋就學繞膝含飴以爲貞婦之名鄉有輿頌國有旌典婦雖不欲有貞之名亦不可得不知婦原不是有求

取致彷多恁物

文筆

藥茶蓼之苦亦不見有梨栗蘭玉之樂不見有燈窗帷帳之戚故亦不見有絲綸坊表之榮且梨栗蘭玉絲綸坊表之日又安有一息非米藥茶蓼燈窗帷帳之日哉予因記婦之族兄王幼秀茂才談其世父光祿公時育爲侍御將首犯權相分宜之鋒以死曰吾家科目蟬聯然在鍾門一女子可與侍御對知言哉請以是言爲五十之祝婦孀後十三年而有悌婦歐陽氏之事今亦年四十歲

高巍之論中致悲楚之思正如新亭飲泣猶帶丈

夫氣在。

間架甚高。思路甚曲。

〇〇〇送王永啓督學山東序

言有聽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無過綜其實無裨於事者不可勝計如近日取士所稱正文體之說是其一也夫取士之文使士下代語孟六經而爲言者也蓋必平日博於讀書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爲文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不可强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巳乃隨其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積也叚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士

所云[illegible][illegible]此無發

殷[illegible][illegible]皮

責[illegible][illegible]學

與校士者曰從事於文而不知文何以爲體至三年校士之期士抱牘集主者之門而後奉例陳欵令其一日之間從我所約以爲正故步既失而前塗復無所泊乃姑爲苟且僥倖之文以塞上之求而上亦漫然收之以爲文如是是亦正而吾與士可幸無罪矣夫使上下相蒙以苟且僥倖之文爲正而但求免於罪則其害且自文體而移之士習人心矣是豈可不深念哉鍾子曰此非三年校士者事而督學之事也夫督學之視士猶母之於女而三年則女子于歸之

日也其德容工貌之不素閑而取必於往送之一日敬戒無違之數語斯其求之不已奢而持之不已急乎夫士之在齊魯猶女之在燕趙也今承啓爲之毋矣吾願承啓之所求乎文者始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今主者不深思實求至期而徒以正文體之說畢三年之事至有戒斷中校文勿持憐才之念勿必求積學之士而收之是預以正文體之說錮天下有才有學之士也是何言

所謂文獻心過如是

哉是何言哉原其意不過求其言之可聽行之可以無過者務從事焉而已永啓起家文學爲南曹武選郎五年精潔孤立行一意一旅之卒一成之田必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務求其本末爲國家得經久實用而後已況今爲士師率文學其所起家而但於其言之可聽行之可幸無過者務從事焉吾有以知永啓之不必出於此也

文體之正原非循以取卑薄粗淺之士而勦奇崛古與之人然苟且應功令者能無此失歟體固不

可以一端竟也

因方爲珪就圓成璧因體而正之初非畫一可

望於執一之主司衡文之訣恐無以易此

贈唐宜之署潁上縣事序

吾友吳興唐宜之。東南名士也。其人秀朗明悟靜而近道。予己酉遊南都。宜之年二十有餘。所著舉子業諸士已奉爲天人師。非宜之所作所選。不輕以挂目上口。精苦奉佛。勤修六度。尤深入淨土一門。予時與一時同志。要宜之爲冶城社。社中先後成進士。衆於鄉者强半。私計宜之非巍科膴仕中人。則往生極樂。超三界者也。久之。宜之歷試不第。以明經聘修成均志。志成謁選。得鳳陽府別駕。予聞而心憫焉。惋惜之

不失菩提心是不住一等觀

以宜之之才之器齒猶未也俛首爲郡倅安然自處於進士孝廉之後今年宜之貽我書曰吾向信淨土未徹以爲進士孝廉似人生所不可無今信徹矣乃知可以不必有而一郡倅無不可身往者始慨予借宜之者甚淺而所以自待者甚薄也予深喜宜之學道有得世出世間誠有以自處非苟而已也戲語宜之想孔子爲委吏乘田柳下惠不卑小官任運聽時有之胸中未必有此一段安立處分然私計宜之以淨土爲安立處分似宜一官爲浮沉游戲則其胸中

疑有一聊復爾爾之念而不必精力於其官之職也夫天下事雖不可取著然胸中先有一聊復爾爾之念則世出世間安往而可哉而宜之正不然宜之就官以後曾寄我文數十首中多談中都作史之事其文清歷幽贑猶似其爲人而其意一出於篤摯精懇區區爲民請命吐心欲泣必期於有濟而後已而予門人黃孝廉署潁上教職者受宜之知最深而其知宜之亦甚悉爲潁之人士請於予爲文紀之大要謂公下車禱雨滂如神皆以血誠兩獲奇應修復舊令

屠公所築潰堤待士教養有法溫厲兼濟治河通塞具有方略理鈔務利商裕國而其大者在潁之積敝以逋賦繫及無辜父終子及李代桃殭民老於獄田荒於野而逋日益積繫日益堅且濫公請於上惟徵及當年而其舊逋徐俟其歸耕而償之又捐俸代補民始有生載潁上民隱一書甚詳而予交宜之久亦先聞其略矣予謂宜之之致此有本也宜之學道人於巍科膴仕以慧斷之爾乃於吏事民隱以慈航接之其頗力功行所及不可不謂往生回向之一助而

宜之無所欣厭於其間也若謂宜之先有淨土二字於胸中而後不怏怏於此官或勉力於官而取償於淨土無論取著審道即其居官治民豈能虛心細意輕安究至如此哉昔人戲其友曰我圖一官不得而予欲圖作佛不亦奢乎宜之於作佛不敢以爲難而其作一官不敢以爲易所謂是法平等微見於署額之一事而人未易窺其際也

苟有實心爲國爲一事自可收一事之效一邑亦可造一邑之福不必高爵大位以行其志也必待

高爵大位。豈不負了現前民與事。此是仁心。即是佛心。

地官字典
有人始終
千百[illegible]

○○○方彥章遂安三年考滿序

古治道貴久任三年而後報政政成也成者總始終言之計官於其地者之始終不獨計其官之始終也地有專官官有專任專而後能爲久能爲久而後責其成孔子曰三年有成由之爲千乘也求之爲六七十五六十也皆曰比及三年則由之三年蓋三年於千乘求之三年亦三年於六七十五六十也若夫三年之內一人之身俄而六七十五六十俄而千乘積其歲月以爲三年官不一地有三年之各地不一官

分明

民之有其官者無三年之實是豈古之所謂三年者哉如是而報政是宦成非政成耳新安方彥章先生高才奇趣人也予嘗從其姻友程仲秩所讀其詩而異之成進士謁選得浙之遂安令三年報政仲秩屬予爲文紀其事予未悉君所以令遂安者獨計遂安窮而疲凡以進士起家者多不官其地即偶然官其地嘗亟亟然思有以去之君令遂安三年矣三年報政皆報其政之在遂安者予因是以知君之令遂安非苟而已也奚以明之凡吾所以治吾民者情耳今

方寸[illegible]亂政
然有[illegible]之政
矣

稱令曰父母百姓曰赤子斯豈徒截然上下之分而
已父母於子出入顧復恐斯須去其懷吾官於其地
席未煖而去之無論幽滯未達科條未宪周澤未洽
即身在於是而其中先有亟亟然思以去之之一念
亂其方寸曾未布令陳教而施爲次第求其毗且整
也難矣更調守令漢亦間行之然其權猶在上今不
盡出於上而半出於已君治遂安未幾各實施於上
下當事者有牛刀割雞之惜思有以易之遂安士民
如失父母攀留之切辭淚俱下君亦竟留予以爲非

巧驗

遂安士民眞能爲畱而君之眞不忍於去也此不忍於去者所謂父母之心也情也子之生也未三年其肯免於懷乎讀君之詩蓋高才奇趣曠朗人也非惟不薄爲邑令且不敢薄於邑之小者生聚教訓皆有本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三年如一日正從此不忍去之一念出耳今日爲令一邑之事也他日入而司銓掌憲出而建牙持斧有課吏之責天下事也使課吏之人出於身親爲令者所謂專以求久久以責成豈外一邑而得之哉亦先輩有言循吏易作詩豈可

假人乎。此殆詩人套語耳。世有真詩。自有真循吏。元道州吏治。予嘗以爲從情出。於其詩知之。今讀君之詩。知君之所以達於政矣。夫能爲詩而不能爲吏者。其詩決不生於情也。

以高第令小邑。非不安。即易視。能安意爲之。亦有不治者也。

大意只說他三年之間。習于遂安而不忍去。有不忍之心。便有不忍之政。其政便可知。其政之成。亦可知。巧于言政者。

送晏祠部歸壽二親序

官於南曹如家食也而禮曹爲甚然亦有瑕思爲休沐計者其亦曰官而如其家者之快不若家食而官者之尤快也不佞待罪南司農視篆禮曹祠部郎晏子適有休沐之請不佞有難色謂國家多事近奉明旨嚴告諸卿貳各率其屬守官勿輕離其局子之涖政也新其後諸晏子以情告曰某之歸謂父母七旬父又過二而某獨子也烏可以勿歸不佞瞿然乃知晏子之歸非泛然謂家食而官者之尤快而思以

遂其私者也乃如晏君所請居無何晏子將西歸行有日矣不佞亦以承乏移北大司農乃謝禮曹事晏君之同官羅子袁子鍾子及其同鄉同籍輩合詞而乞予言歸為其兩尊人觴不佞謂知晏子者莫如三子知晏子之親者宜莫如三子子請徵言於三子者而不佞擇焉晏子以其言告三子三子者將何所言首羅子羅子曰大冠聞之古之君子女士能使人之必知不待其子之賢且貴而後有聞於世也何以言之伯鸞孟光不聞有子王覇與其妻有子而黄頭歷

此言翁配能自立

辭重晏子

齒而皆以獨行特著。封公幼而岐嶷。長而彬彬文行。其配實佐之。當其見賞於從兄都諫公與侍御敖公也。斯時豈遂有晏子今日哉。亦翁與其配之能爲可知耳。次袁子。袁子曰。中道聞之。古之人。亦有使人不能知。或因其子而行聞於世者。桓沖過劉驎之。因訪其父。始知有是父也。元禮交文舉而拜其母。始知其有是母也。翁與其配德可達於圖史。而各不出於里閈。積學篤行。食報不與其身。於其子非晏子爲之幾不知有翁。矧知有翁之配哉。次鍾子。鍾子曰。惺聞之。

古之人業有聞於世矣又能成其子使有聞於世何以言之嚴延年之母視其子慮囚平反之多少以爲喜愠顏延之於其子也不樂其作熱官晏子成進士爲莆中司李翁與其配屬以治獄哀矜勿喜食其水蘗如三公之養以晏子爲吏卓異如此彼今之顯擢據要津者視晏子何如哉乃晏子落落南曹翁與其配非惟不少怏怏而反以爲善地晏子與予同署相視莫逆各不必言其故晏子之始得放意爲廉平吏而今之忻然於冷局也豈非以養其親之志哉向使

推原好

歸究同歸不遣數語

其親本無此志晏子又為從而養之晏子以其語復於不佞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不佞拜手颺言曰羅子與鍾子之言所謂善則歸親晏子之欲自為言而不能言者宜如是袁子之言所謂不知其親覩其子人之為晏子言者宜如是物備矣不能贊一詞矣書與晏子歸歸為二尊人觴觴已及期而之宮宮於南曹如家食然無寧使人謂宦而家食是亦二尊人之志也

立格頗超收結亦老

贈唐仲言序

吾鄉楊修齡侍御嘗告我曰華亭有唐汝詢字仲言者五歲而瞽今五十餘矣自五歲後至今聞人誦輒記記又能解又能以其所記且解者自出而爲詩文又注古之爲詩文者各不下數十萬言計五歲以後所記且解者皆人之口所授於其耳其耳所授於其心者之積也五歲以後所出爲詩文及注古之爲詩文者皆其心所授於其口其口所授於人之耳與手者之積也其類既多其體既備其立意又皆以該且

核爲主既以剖析疑義欣賞奇文○至字之音如東冬淸靑之屬問其形不識如故○予聞而異之○居二年予過白門適晤其人質之修齡先生○所言皆是○後仲言歸華亭數月復晤予○誦予集俞園詩霜後芙蓉猶有露冬前楊柳暫爲烟之句○予悽然爲誦其全什○察其辨聽哀悶之狀○爲惻默心酸久之○何者凡仲言所爲終其身倚於所不可必者也○數十年中○以其心聽命於其耳○以其耳聽命於人之口○人之口○一不至於其耳○則耳無聽○因而其耳不至於其心○則其心不靈○八

足爲悶默忘
駿

發揮無剩

之喜人詩文而自爲誦者爲已也轉以誦於人者爲人也人之爲已而自爲誦者難矣矧爲人誦乎故曰仲言終其身寄於所不可必者也寄於所不可必其勢宜不能多且久然能使人之爲仲言誦多且久於其自爲誦數十年中如一日如一人者仲言之誠所爲也夫其審聽而哀問者誠也吁爲仲言者亦極難矣凡得之難則守之堅得之難守之堅則其口耳出入之際雖欲加擇焉而非惟不暇且不敢欲加擇焉而有所不暇且不敢故能積是仲言所以該且核之

故也。

傳贊者之神。

奇人奇事。竟能抉之以奇想。摹之以奇言。

綳闢與曠似
花偏官媒非
稍不覺斂聲

○○○○送錢先生歸婺東序

夫身吾之身也一病以後則醫者得而有之一病以後不使其身爲醫所有則醫之心乎有所不能盡用於病者亦非所以有其身之道也雖然吾有身而使醫有之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哉亦目視所爲醫者其人何如而已夫醫病者之司命也不誠則雖付之以身而彼有所不敢有誠矣而不巧則不能以其身還之病者而終使自有之誠與巧合則其術之工拙有所不得與吾所謂視其人者是也予今年感疾經

今之治病者如是

錢仙荷先生

秋涉冬自以爲無生矣自以爲無生而又更數醫計此身總非我所得有不若姑付之醫而醫實莫敢有也莫敢有而又受吾所付付者與受付者非必其能愈吾病也然而不忍謝去之者以爲猶不至有所害苟爲無害而已庶幾得此病以待夫誠與巧者不至其不至則命也無何开觀察子求先生謝其蘇松兵備歸蜀錢先生送至白門錢先生者以醫名東南家於婁東予去年遊吳曾飲於其家觀其歌舞與定交而贈之以詩不意今之至於斯至於斯而値予病也

如是爲可付

是可以託人

相見悲喜歔欷泣數行下已問予病及病而更醫狀曰予不忍謝去數醫一念乃予所以生而吾所以不約而至者也予於前數醫者猶不忍謝去以待其人之至而況其人有進於是者乎予雖不解醫而私計誠且巧者錢先生其人也得其人而付之以身使得而有之夫然後起居之蚤莫聽焉言動之喧寂聽焉食飲之豐約聽焉藥物之耗息聽焉試之至奇不驚投之至恒不厭而君之視予病也朝夕診切君不自有其欣慼以予息之平陂爲欣慼予不自有其凶吉

以君顏之悲愉爲凶吉精神往來合爲一身中心達於面目意氣通乎神明誠至而巧生醫王所用之藥仍是衆工所用而神存心手變化出焉蓋君性豪逸住白門歌舞蹬身賓朋盈坐即貴賤造請戶外之屨恒滿而其意以予病之作止爲其去住之候凡兩月而後有瘳猶記君教予省思慮以筆研爲戒而令急急乎欲得予一文以歸婁門蓋以予操筆之日爲君停手之日也所謂能以病者所付之身還之病者則君周旋白門兩月之志也昔黃昏直得良藥以飲病

改作點定
删若干部

者或曰借子所治皆庸人耳嘗直曰有不庸者領一簡來予愧以庸人試君良藥自今以徃所有之身君則避之鹿幾夙夜臨淵藥本不自屑越以求不為庸人是則予之所以報君者而已

心如九曲珠玲瓏快朗

病者望治之心醫者誠巧兼盡之心無不發之曲至